

金田举义旗 统率太平军出广西进两湖

下长江 决胜千里 定鼎金陵

金田举义旗 统率太平军出广西进两湖

下长江 决胜千里 定鼎金陵

麦展穗 著

接力出版社

天朝基石

天朝基石

总策划
李元君
主编
梁定伟

KA GUO
JIE JIE
GONG SHI
TIAN CHAO
JI SHI
LIANG XIN
JING
DI LI
CHU
BAN SHE



《八桂俊杰丛书》序

惟思远

接力出版社组织几十位作家为八桂大地历史上的几十位重要人物写传记文学，出版一套《八桂俊杰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八桂大地人杰地灵，曾经涌现出很多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侬智高、瓦氏夫人、袁崇焕、石涛、陈宏谋、郑献甫、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唐景崧、刘永福、冯子材、苏元春、王和顺、黄明堂、李德山、马君武、李宗仁、李济深、韦国清、李天佑、李明瑞、韦拔群、周子昆、白鹏飞、李任仁、王力、梁漱溟、雷沛鸿等，都是植根在这方沃土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是八桂子弟的光荣和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过去曾经不同程度地介绍、宣传和表现过这些英雄和俊杰，但是都不全面，不系统，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规模。现在接力出版社以传记文学的形式推出这套《八桂俊杰丛书》，从当前出

版业的形势及社会文化积累的意义来看，无疑是一次文化创举，可谓功德无量。

八桂大地有史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里产生的众多政治家和文化名人，对于促进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于推动各民族团结和睦，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宣传这些英雄俊杰，对于发展民族关系和促进民族团结，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丛书写到的这些历史名人，同样受到海外炎黄子孙的景仰。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的后代现在定居海外。这些海外的赤子都很关心自己的故乡，都有着浓浓的乡情。因此，这套丛书对于进一步沟通桂籍海外华人，促进海内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合作，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这套丛书，不仅对于八桂大地上的青少年，而且对整个华夏大地上的青少年尤其青少年学生，都是极好的课外读物。他们可以从英雄俊杰身上学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优秀品德，学习为祖国为人民为家乡争光的拼搏精神，学习在艰苦的条件下永远向前进取的奋斗勇气。八桂大地曾经有过众多的俊杰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在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蜚声世界。今天的青少年应该学习他们这种永远进击的美好的献身精神，勇敢地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把先辈未完成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峰，让伟大的中华民族永远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这套丛书值得向全国广大的青少年大力推荐。

八桂地域历史上有着灿烂的文化，这个地域完全有条件产生更多的有声誉的名人。这次从八桂大地上推出的《八桂俊杰丛书》，是几十位八桂当代作家写的八桂历史俊杰，在全面展示八桂

俊杰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同时展示和推出八桂地域的当代作家群。希望有更多的展示八桂风物、八桂成就和八桂文化人的举措，希望这里走出更多有更广泛影响的文化新人。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国内各地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存在较大差异，不论是从事经济还是文化方面的建设，都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从实际情况出发，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能有自己的特色。

八桂大地的文化建设有着肥沃的文化土壤，耕耘得好一定会有成效有特色。《八桂俊杰丛书》就是这样的有成效有特色的文化行动，值得肯定。因为越是这样的有特色的文化艺术越是为世人所关注。

看到接力出版社出版这样一套很具特色又很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好书，感到非常高兴，也为家乡的文化成就感到自豪。

是为序。

1993年7月14日于北京

第 一 章

浔州。紫荆山。

荒蛮的山野，层峦迭嶂。

杨秀清挑着一对空箩筐，筐里放着几斤木薯、两只盛满水酒的竹筒，兴冲冲地走在落满枯叶的山路上。

眼前的苍山，被夕阳染成了淡淡的殷红，更衬出了山背的墨绿深邃。

走上一个山坳，杨秀清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山风徐徐而来，吹拂着他的额发，露出了他那瘦削的高高的额角。

天还未亮，杨秀清就已挑着满满的一担木炭到三江圩去卖。因为今日他去得早，卖炭者甚少，所以卖了个好价钱，心里很是高兴。

杨秀清是一个孤儿，五岁丧父，九岁丧母，由伯父杨庆善一手把他拉扯成人。现在，伯父已渐年衰，生活的重担全都落到了他的

身上。他农忙耕山，农闲则奔波于深山密林之中，砍柴烧炭。每逢圩日，他便挑炭入市，换回一升半斗米粮，以补农耕不足。

山路曲曲弯弯，附近的田垌荒凉凋零。因为官府压榨，地主豪绅盘剥，山民不堪重负，早已无心耕种，或只以野菜、野果度日，苟延残喘，或上山为匪，入伙绿林。杨秀清又想起在大冲村曾玉珍家，冯云山对他所说的那一番话，不由得全身一阵热血沸腾。

杨秀清的外甥曾玉珍，在紫荆山里也算是殷实人家。冯云山到紫荆山大冲村当塾师，房东就是曾玉珍。杨秀清挑炭到三江圩去卖，经过紫荆山，必在曾玉珍家歇脚，因此结识了冯云山。冯云山中等身材，斯文白净，操一口广东白话，待人诚恳、热情，杨秀清很快便与他成为至交，俩人常常开怀痛饮，促膝长谈。今天他路过大冲村时，刚巧在大榕树下，碰到冯云山正在捡猪粪。冯云山见到他后，十分高兴，叫他放下担子歇脚，又进屋里给他端来一碗凉水。

杨秀清接过碗，仰脖咕咕地一饮而尽，很是畅快。

“几个圩日了，都不见你挑炭去卖，伯父是否又病了？”冯云山望着他，关切地问。

杨秀清抹了一下嘴巴，点点头：“是呀，这几天都在忙着上山采药。人老病多，又没有米下锅，我只好两头兼顾了。”

“唉，现在的日子真是越来越难过……”冯云山皱着眉头，叹了一口气。

杨秀清望着附近荒芜的田野，摇了摇头。

一个穿着破衣褂，脸色腊黄的瘦小男孩，恹恹地倒靠在一垛茅草上，几只绿头苍蝇在围着他嗡嗡。

冯云山看看周围无人，突然压低声调，向杨秀清挑明道：“当今世道，民不聊生，灾难频仍，实乃满洲朝廷之弥天罪孽，我们只有揭

竿而起，才能荡涤妖气，共享太平！”

杨秀清早就听人说冯云山劝人敬拜上帝，皈依真道，并在书馆大门贴出“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的对联，知其有蓄意谋反之志。不甘于为奴为佣的杨秀清，亦早想跃马横刀，自立山主，可他对冯云山的揭竿起义，图谋立大业，仍有些惊骇：“我们这些烧炭佬有什么本领图谋大事？但愿求得温饱生活，就谢天谢地了！”

“兄弟之言差矣。”冯云山道，“满清暴政，残害百姓。借机群聚，变将不测。此乃亘古罕见之良机，天意耶！”

杨秀清仍然有些担心，道：“乡民能响应吗？”

冯云山胸有成竹地：“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贤兄可知近年来的湖北崇阳钟人杰的三千人起义；湖南武岗州曾如炷的洪崖洞起义；广东的三合会、卧龙会起义？”

“何以号召，何以凝聚？”

“天父皇上帝乃独一无二之真神，主宰宇宙万物。四海之内皆兄弟。斩尽清妖，天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此乃拜上帝会之宗旨！”

杨秀清顿觉茅塞顿开……

又拐过一个山坳，东旺冲到了。

紫荆山与大藤峡毗邻，西连武宣、象州，东接平南，北靠金秀大瑶山。山脉纵横，逶迤起伏，分支有双髻、平隘诸山。东旺冲就在平隘山下新村附近。这里古木参天，树草繁密，一间间被烟火熏黑的小泥屋，依山势散落而立。

杨秀清是汉族客家人，祖籍嘉应州。雍正年间，他的曾祖父在广东无法生活，被迫带着仅有的两套烂衫裤，一条麻绳裤腰带，乞讨流落到广西的浔州大宣里。混了几年，仍旧找不到安身的门路，

于是，又翻山越岭，来到平隘山的东旺冲，在这块贫瘠之地开荒种地，砍柴烧炭。

杨秀清生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按家族的排名，杨秀清属“清”字辈，是移居广西后的第四代。杨秀清虽然家境贫寒，却交结甚广，且性情豪爽，胸怀大志。他常常以卖炭钱负竹筒入市沽酒，款待各路豪侠，因此深得拥戴，逐渐成为一方山民的首领。

走入村后，杨秀清刚巧看到肖朝贵摘野菜路过，忙兴冲冲地招呼道：“阿贵，今晚莫煮野菜了，我这里冇木薯，还有水酒！”

肖朝贵的眼睛一亮，驻足问道：“今天又卖炭了？”

杨秀清点点头，豪爽地说道：“走，到我家里去饮两杯！”

“好！”肖朝贵眉飞色舞地应允道。

肖朝贵原是武宣县东乡人。家里田无一丘，地无半块，为生计，只好四处奔波。几经跋涉迁徙，最后才在下古棚落户，以种山烧炭为生。下古棚在平隘山南边，与东旺冲仅相距八里。

杨秀清的家就在山脚下，那是一间低矮的小泥屋。泥屋前，有一个小山塘，东旺冲的人都从这里挑水回去饮用。

杨秀清边和挑水路过的山民打招呼，边和肖朝贵朝小泥屋走去。

暮色已浓。

杨秀清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烂木门，屋内一片昏暗，杨秀清叫了一声：“伯父！”

屋角处响起几声咳嗽，伯父气喘喘地道：“秀清，你回来了……”

“回来了。今天的木炭卖了个好价钱，我给你买了半斤玉米碎。”杨秀清兴冲冲地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布包，又说，“阿贵今晚在这里饮两杯。”

肖朝贵也忙走到屋角的那铺木板床前，恭敬地叫了一声：“阿伯，我是阿贵。你的身体可好？”

“老了，不中用啦！”杨庆善仍躺在床上，又咳嗽了几声。

杨秀清手脚麻利地燃起灶火，煮粥熬木薯。只一会儿，小泥屋里便飘起了诱人的香味。他们都是几天牙不沾米了，此刻，都在贪婪地吸闻着香味儿，更显饥肠辘辘。

杨秀清给伯父端去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粥，这才和肖朝贵围在那张矮桌前，摆上玉米粥、木薯，又拿起盛满水酒的竹筒，咕咕地倒进他们各自面前的大碗里。

“来，先把这一碗干了！”杨秀清端起酒碗，豪爽地与肖朝贵仰脖一饮而尽。

几碗水酒下肚，杨秀清和肖朝贵早已是酒酣耳热，在闪忽的灶火映衬下，两张血气方刚的瘦削脸庞，红扑扑的显得豪气十足。

突然，杨秀清俯过身去，低声地问：“阿贵，你可听说拜上帝会？”

肖朝贵一怔：“早已听闻。你……”

杨秀清扬起眉毛，兴奋地：“拜上帝会要揭竿而起，推翻满清朝政，创建太平盛世！”

肖朝贵有些骇然地：“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杨秀清目光炯炯：“掉脑袋又怎样？我们这些山民，贱如蚂蚁，只以野菜、野果为生，卖炭换回几斤木薯，就像得食天鹅肉！你我不如去参加拜上帝会造反，一朝成功，共享荣华富贵。”

肖朝贵显得有些心动了。的确，与其苟延残喘，不如铤而走险，轰轰烈烈一生。

杨秀清又激动地：“拜上帝会主张天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真乃人间天堂！”

肖朝贵以拳捶桌，昂然地：“秀清，我们一块儿去参加拜上帝会，打江山！”

杨秀清这才将白天在紫荆山大冲村碰到冯云山，冯云山向他挑明谋反，要介绍他参加拜上帝会的事向肖朝贵详细说了。当下，他们即商定，第二天一道赶去大冲村找冯云山。

第二天一早，晨雾还在山间缭绕，杨秀清和肖朝贵就匆匆上路了。

杨秀清和肖朝贵赶到大冲村时，已近晌午，冯云山刚刚放学，正从书馆里走出来。冯云山看到杨秀清和肖朝贵，格外高兴，热情地邀他们一起上了他住的那间小阁楼，又拿出几只红薯请他们吃。

“云山，这是阿贵，我最要好的朋友，”杨秀清向冯云山介绍道，“他也是耕山烧炭夫。”

“我们都是穷苦兄弟。”冯云山微笑着对肖朝贵道，“阿贵是哪个村的？”

“下古棚。”肖朝贵道。

突然，杨秀清压低声音，严肃地：“云山，我们俩人今天是来参加拜上帝会的。”

冯云山眼睛一亮：“好哩！”

冯云山兴奋地忙碌了起来。他先在神台上置油灯两盏，点燃，又倒了三杯清茶，一字摆好。

“教徒入会是要洗礼的，”冯云山拿过一张纸，边写下杨秀清和肖朝贵的名字，边对他们说，“这是一张向上帝忏悔的状书，等会儿你们各人高声朗读，然后以火焚化，使达上帝神鉴。”

杨秀清和肖朝贵点了点头。

一切准备就绪。

蓦地，冯云山神情严肃地问杨秀清、肖朝贵：“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愿恪守天条否？”

杨秀清、肖朝贵连连应诺。于是，冯云山又从一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泼到这两个受洗礼者头顶上：“洗净从前罪恶，陈旧生新。”

行礼毕，杨秀清、肖朝贵起立，虔诚地将清茶饮了，并以盆中水自洗心胸，表示已洗净内心。

冯云山将杨秀清、肖朝贵已向上帝朗读的忏悔书焚化后，撤下了神台明灯，仪式算是结束。

冯云山又恢复了微笑的神态，拿出了一竹筒的水酒，摆上三只海碗，就着几只红薯，与杨秀清、肖朝贵把盏畅饮了起来。

“你们都是本地有名望的首领，”冯云山道，“你们回去后，还要积极发展会员，扩大拜上帝会的力量，日后待机起义。”

杨秀清、肖朝贵精神亢奋地连连点头……

……

紫荆山一带，山丘错杂，汉村、壮乡、瑶寨散落其间，山深林密，民风强悍。

杨秀清、肖朝贵开始了宣传拜上帝会的活动。他们不辞辛劳，晚上常常提着火把，翻山岭，越溪流，在广大饥民中宣传拜上帝会的主张，一时从者甚众。

二

在冯云山的那间小阁楼里，冯云山将洪秀全介绍给了杨秀清等人。

1844年，洪秀全曾和冯云山一起到广西宣传、发展拜上帝会。

不久，他又回抵广东花县，冯云山则留在了浔州。1847年初夏，洪秀全复上广西，途中遭强盗抢劫，行李钱物被洗劫一空，连身背的“诛妖”剑亦被夺去。幸得西江客商相助，才于8月底到达紫荆山，与冯云山在大冲书馆重逢。

洪秀全身材高大，话音清晰而洪亮，额下的长须呈砂红色，仪表不凡，有王者风。相比之下，杨秀清更显瘦小，其貌不扬。

“洪哥，紫荆山拜上帝会的发展，全靠秀清理！”冯云山向洪秀全介绍道。

洪秀全微微一笑，细细打量了杨秀清一眼。

杨秀清也在注视着眼前这个经冯云山的渲染，笼罩着一层神秘光环的拜上帝会教主。

“秀清何时生辰？”洪秀全亲热地问。

“道光元年。”杨秀清答道。

洪秀全一捋长须，呵呵笑道：“吾生于嘉庆十八年，比你年长七岁哩！”

杨秀清也拱手笑道：“贤兄多多指教。”

谈笑间，杨秀清心里原有的拘谨早已消失，与洪秀全一见如故地谈起紫荆、平隘山区，秘密参加拜上帝会的会员已逾两千的盛况。洪秀全听罢显得十分兴奋，连声说道：“英雄齐集，聚粮买马。天时、地利、人和，我等皆具备，真乃上苍神助！”

冯云山马上接着说道：“洪哥曾上天堂受命……”

一道道惊疑的目光投向了洪秀全。

洪秀全矜持地点了点头。

那年，洪秀全将他因第三次落第，在精神上遭受过度刺激和打击所产生的幻觉异梦，与他赴广州科考时，曾在城内得到基督教徒梁发编纂的传道书《劝世良言》中关于上帝、天堂的描述联系起来，

编造了自己曾上天堂受命的神话。这个神话，已在部分拜上帝会教徒中流传。

此刻，冯云山又将这个神话复述了一遍：天酉三月初一，子刻，天使下降接洪秀全升天，引见天父皇上帝，奉命斥逐妖魔头，赐金玺一、云中雪一，三十三天逐层战下。战胜回归高天，天父皇上帝十分欢喜，乃封其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并在他临下凡时道：“尔勿惧，放胆为之，凡有烦难，有朕作主，左来左顶，右来右顶，随便来随便顶，尔何惧焉？”

众人听罢，皆惊喜异常。

杨秀清却狡黠地笑了笑。

这一夜，众人谈至三更，仍没有半点倦意。小木窗外，山风飒飒，松涛阵阵，似乎在预示着一场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洪秀全到紫荆山后，每日与冯云山写书送人，继续将拜上帝会的主张教导世人。

拜上帝会原来一直处于秘密状态，洪秀全将其公开化了。他撤掉了书馆中“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颇不以为然地对人说：“它算什么东西，有什么值得敬拜的？”一个多月后，他又由大冲书馆移居到地处偏僻、人迹罕至的高坑冲，决定先救此一方黎民，带领冯云山、卢六等四人，经两天跋涉，到达象州大樟，捣毁了三江口的甘王庙。第二天，回到紫荆山，又把花雷、田泗两地的所有神坊偶像统统捣毁。拜上帝会因此名声远播，信从愈众。

还在冯云山在大冲书馆大门贴出“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的对联时，当地团绅王作新就已看出冯云山有谋反之意。现在，他则更清楚洪秀全、冯云山“先打神，后打人”，然后“犯上作乱”之举。12月28日，王作新秘密调动团练，突然袭击，抓走了冯云山。虽经卢六等聚众救脱，但几天后，冯云山、卢六又被王作新再

次调动团练，以“阳为传教，阴谋造反”的罪名，拘捕直送大湟江巡检司，转解浔州监狱。

卢六被屈死狱中。

洪秀全匆匆赶回广东，设法营救冯云山。紫荆山的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瓦解在即。

广西民间流行一种称为“降僮”的迷信习俗，即假托鬼神降附人身传言，救世消灾。“降僮”时，巫婆先焚香，口中念念有词，随即伏头作昏睡状。不一会，头昂起，曰神已附体，与求神的人对答如流。对答后，巫婆复伏头作昏睡状，魂神即归去。

人心浮动的拜上帝会内，已有人以“降僮”出言反叛，引人离道。

杨秀清闻讯，内心十分焦急。一年多来的筹划奔波，难道就让它付诸东流吗？这天下午，杨秀清到下古棚找到了肖朝贵。

肖朝贵正在村外的窑上烧炭，赤裸的上身和鼻眼全是炭灰，不断淌下的汗水又将脸上、身上冲刷出了一道道的印痕。

“阿贵！”杨秀清叫住了他。

肖朝贵转过了一张脏兮兮的脸。

杨秀清和肖朝贵蹲在了窑边的一根圆木上。

“拜上帝会内，已乱似散沙，你都知道了么？”杨秀清有些不安地问。

肖朝贵点点头，叹了一口气。

“如果不尽快重新组织起来，团练又四处抓人，岂不个个束手就擒！”杨秀清又忧心忡忡地说。

“是呀，”肖朝贵一顿，愤愤地说，“这些人就那么蠢，巫婆的那一套也信，什么拜上帝会迟早要散，是歪门邪神，就不会想一想，如果不造反，难道甘愿世代都受欺压吗！”

杨秀清若有所思地：“总得要想个办法……”

“秀清，”肖朝贵猛地灵机一动，“我们不如来个以毒攻毒！”

“怎么以毒攻毒？”

“他‘降僮’，我们也‘降僮’，我们是天父皇上帝！”

心有灵犀一点通。

杨秀清兴奋地一拍大腿：“对，我是天父，你是耶稣天兄！”

两人一阵哈哈大笑……

第二天，杨秀清和肖朝贵早早来到了村外的山神庙里，燃起了香烛。

陆陆续续地来了一些拜上帝会众，像往常一样，在香烟缭绕中跪下祈祷。

杨秀清在庙里主持仪式，肖朝贵在门外察看。人心浮动之际，外面聚拢的人越来越多了。

肖朝贵悄悄又进了山神庙，向杨秀清递了一个眼色。

突然，杨秀清失声大叫，颈脖一歪，跌在地上，竟不省人事。庙里的人顿时大惊，纷纷上前将他扶起。好一会儿，杨秀清才醒过来，却仍目直口哑，呈痉挛状。

大家七手八脚地忙将杨秀清抬回到家中。杨秀清又昏迷了过去，但还下意识地颤抖着手向上指着。围着的人均觉奇异，以为是不祥之兆，心愈惶之。

有人采来了草药熬给杨秀清服用。可是，两个月过去了，杨秀清仍然没有好转，脸色反显苍白，耳孔出脓，眼内流水，很是骇人。前来探视的山民络绎不绝，惴惴不安。

这一天，就在山民围住已奄奄一息的杨秀清，不知所措之际，杨秀清却蓦地从铺着稻草的木板床上坐了起来，一扫阴晦之气，目光炯炯，神情凛然。

山民们全都惊呆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杨秀清下了床，趿着一双烂草鞋，微微摇晃着脑袋，神情肃穆地宣称：“吾有神附体传言……”

人们不禁一惊。在这些封建迷信思想严重的山民中，神灵是至高无上的主宰，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杨秀清的异常变化，似乎已印证了神灵的降临。

杨秀清又向早已吓得俯伏于地的会众宣称：“尔等兄弟姐妹，乃合天下万民，不要被妖人恐吓，心无定见，忘却真道，差入鬼路。皇上帝创造了天地山海。现在妖魔猖獗，迷惑行邪，犯天条，不敬畏皇上帝，尔等岂可附合？”

几天来一直侍候在杨秀清病床前的肖朝贵，半闭着眼，也一字一顿道：“吾亦有神附体传言……”

山民们又是一惊。

肖朝贵接着说：“吾即天兄，皇上帝太子，耶稣基督。天兄曾经下凡捐躯，替世人赎罪，功高盖世。天兄协助天父治理人间，尔等亦要对天父、天兄忠诚，遵守天条，不为妖言煽惑，死后才能升天堂，享天福，切切！”

杨秀清目光灼灼，道：“吾尊号即‘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吾受天父差遣，替世人赎病，号令会众忠实天父天兄之真道……”

那些曾受煽惑，要背叛离道的会众，十分惶恐，纷纷俯伏着身子，向杨秀清、肖朝贵连连叩首，请求天父、天兄宽恕、赦宥。

杨秀清微微颌首，语气宽慰道：“人食五谷杂粮，岂无过错之理？改则从善，坦途光明。”

会众们皆山呼，神情激昂，宣誓忠诚于拜上帝会，遵循天父、天兄之教诲，团结一致，斩杀妖魔……

拜上帝会重新得到巩固。杨秀清在会众中的威望，更日盛月甚

.....

团绅王作新派练丁将冯云山拘捕送大湟江巡检司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扬言要把“上帝佬”全部斩尽杀绝。

杨秀清闻讯，亦放出口风：王作新胆敢作恶，定要他有来无回。

杨秀清命令会众备下长竹竿，砍来松脂柴，把柴枝成串地夹在竹竿上。一连几天，待半夜时分，通通点起松柴火把，两人抬一串，分为几队，到处行走。王作新从远处望去，以为是“上帝佬”已势众结集，要与他决一死战，心早已虚，连夜率团丁逃出了紫荆山。

解除了团丁的威胁，杨秀清又在烧炭夫中串连游说，筹集资款数百串，并通过他的外甥曾玉珍贿赂了大湟江巡检王基、桂平县知县王烈及浔州知府顾元凯等人，终于将冯云山保释出狱。

洪秀全赶回广东，原想根据两广总督耆英已上奏，许可中国人、外国人自由信仰基督教的规定，入禀总督请求释放冯云山。可他赶到广州时，耆英在十天前已经回北京了。洪秀全只好暂时留在老家花县。冯云山出狱后，知道洪秀全仍留在广东，马上又赶去找他共商大计。

1849年7月，洪秀全、冯云山再次回到紫荆山。

作为拜上帝会教主的洪秀全，明知“天父、天兄下凡传言”，乃荒唐巫术，可是，他已编造自己上过“天堂”，得到“神旨”，他又怎么能够否定“天父”、“天兄”的“下凡”呢？况且，杨秀清、肖朝贵毕竟挽救了拜上帝会，实际上已成为当地拜上帝会的首领，呼声甚高。因此，洪秀全在“辨别真伪”时，只好将杨秀清的“天父下凡”和肖朝贵的“天兄下凡”判为真，其余则为假，为魔鬼附身而惑众者。

得到洪秀全的首肯，杨秀清从此成了天父皇上帝在人世间的